

学校的理想装备

电子图书·学校专集

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

无影人



无影人

施亮

—

发凉的小刷子，蘸满了透明的药水，在我的身上抹着。我赤身裸体，显得非常不自在，身体微微蜷缩着，不由自主地哆嗦着，肌肉在缩拢，感觉到近乎于痛苦的快感。我看着自己的身体，一个瘦骨伶仃，皮肤泛黄的人形，直挺挺地站着。那只小刷子慢慢地在我脊背上滑过，好像一条滑溜溜、冰凉的小蛇，从身上爬过。我双唇松开，现出一副傻呵呵的，又有些惊恐的笑容。

袁恢拿着那个小瓶子，他的黑黑瞳仁里似乎有一束强光，透过亮晶晶的眼镜片射出，直盯在我的身上。他晃荡了一下瓶子里透明的药水，又举起了刷子，低声对我说：“站好。把身子挺直啊！”

我痉挛了一下，呆怔怔地望着他。他似乎拥有一种近乎催眠术的、阴沉与恐怖的威力。

那冰凉的小刷子涂到了胯骨上，我又打了一个寒颤。我侧过脸，斜着眼，盯着自己赤裸裸的身体，心里有点儿不舒服。我的皮肤，从远处看似似乎是白腻光滑的，但从近处看，它的形状却是稀奇古怪的。长了一些小红疙瘩，黑痣和雀斑，还有像纵横的河流一样的蓝色血管，像杂草一样挺重的黑色汗毛，及肿块和凹坑。

这时，冰凉的小刷子已经刷过了全身。我的皮肤粘糊糊的，显得有些苍白，冷湿、不真实。我哆哆嗦嗦地伸手要去拿衣服穿。

“忙什么，”袁恢却摇手说，“等一会儿，等药水晾干了！”他放下了药水瓶和小刷子，眯缝起眼睛，扫了我一眼又说：“别害怕！怕什么？你怕突然有一个人闯进来，说我们是同性恋，是不是？”

我没理他。但也只好再站一会儿，等身上的药水晾干后，再穿上衣服。我穿好衣服后，袁恢拉开了窗帘，一缕阳光携带着飞舞的小生物照射了进来。

袁恢的身后拖着一个斜长的黑影，我转过头看看自己的身后，却什么也没有。

啊，真的没有了！

我的心里一阵轻松，也一阵狂喜，拉住了袁恢的手说：“谢谢你……哥们儿！你可真神了。”

袁恢也笑了。“不管哥们儿不哥们儿，”他的脸色又严峻起来，像一块生铁，“你一定得遵守咱们商量定的那个条件！”

“呃，对，对，那个条件……”

“你不能告诉任何人，是我帮助你把影子除掉的。”

“当然，我一定遵守。”

走在大街上，我得意洋洋。同时，也有点儿别扭。

我的脚步似乎不稳。

浑身的重心直往上移，好像要飞起来，却又飞不起来，我只好使劲地把重心再往下压，往下压呀往下压。结果，我走路就好像跳芭蕾舞似的，一

会儿踮起脚尖，一会儿又放下。

我的身体又像个风筝，被风吹得往上飘，摇摇摆摆地飘呀飘。

我的身体又像一只风暴中的小船，摇摇晃晃，就要翻船。

因为，我没有了影子。

我非常高兴。以后，我的身后再没有那么一个模模糊糊的东西跟着我了。

它一会儿变长，一会儿变短；一会儿歪过来，一会儿又斜过去。它尽量歪曲着我的形象，像嘲弄似的在我身后扭来扭去。

它的面容更说不清是什么样子了。一会儿像个圆圆的小西瓜，一会儿又像个长长的小倭瓜，一会儿又与身子挤压到了一起。

它的可恶特征是：易变。

它总是紧跟着我，我拿它没有一点儿办法。我曾想尽办法制服它，异想天开，企图找到一把神奇的锯子，把它和我割断，彻底抛开它！或者，寻找一位巫师，用法力无边的巫术制服它，彻底消灭它！

现在，我终于把它去掉了。

袁恢到底是从哪儿弄来的这种神奇药水呢？

这种药水是怎么配制成的？

袁恢的金丝眼镜边框在阳光下熠熠闪光，他用缓慢而又威严的声音对我说了：“听——着，”，这是他的习惯用语，“不该你知道，你就不必问了。我不是已经想办法，把你的影子除掉了吗？这就成了。”

不知怎么的，我心里忐忑不安的。

“妈妈，妈妈，你看，这个叔叔在大街上跳摇摆舞。”

“宝宝，这个叔叔喝醉酒了。”

“喝醉酒了，就要跳舞吗？”

“喝醉酒了，走路就不稳了。”

“妈妈，妈妈，你看，这个叔叔怎么没有影子呢？”

“瞎说，是人都有影子，怎么会没……啊——噢，他真的没有……怎么回事？”

一群人好奇地向我围过来。我心想，糟了！糟了！

今天，我在大街上走了很久，谁也没有注意到我没有影子。我也就放心了，我想，是啊，大家都有自己的事儿要干，谁又会闲得无聊去注意别人有没有影子呢？我却没有料到，偏偏被一个小孩子发现了！是呀，小孩子常常发现大人们发现不了的问题……怎么办？大家都围住了我。警察也过来了。

他的眼光好像两支利箭，射在我身上。

你说，你为什么没有影子？啊？没有就没有？你是不是从外星球来的？你来干什么？你剪掉了影子有什么企图吗？你是不是想窃取我们国家的机密情报？没有影子的人，就是不和大家一样的人，不和大家一样的人，就不是好人！警察，把他逮起来！不，先让他自己交代！你说，你说……

我有些晕了，看到的都是圆的脑袋向我涌来，他们越审问，越高兴，就大声喊叫起来。一个穿着蓝制服的黑脸外地人，把手指头捅到我的脸上：

“梭（说）——梭（说）——！你要干哈（啥）？你要干哈（啥）？”

我生气了，大声说：“你们要开批斗会吗？”

“你要正确对待群众。”警察冷冷地说，“你的户口本呢？”

“谁出门还带着户口本啊！”

“你的身份证呢？”

“也没带。”

“你的工作证呢？”

“噢，带了。”我非常高兴，终于有了可以证明我身份的证件。他们不认为我是一个外星人了吧？我掏出工作证，递给他。他仔仔细细地翻看着，总共看了半个小时，他终于说：“这个证件不是伪造的。”

“那也该把他逮起来！”穿蓝制服的黑脸外地人气愤地，“凭哈（啥）他就能没有影子？”

“对，凭什么他就能没有影子？”群众中也纷纷发出了怒吼。

“要逮，你们去逮吧。反正，我不能逮。法律上没有这一条，说是可以把没有影子的人逮起来。”警察摊开双手说。

“法律上没有，这就说明法律不完备，可以修改法律嘛！”另一个老头子说。

“难道就那么轻易把他放了吗？”另一个中年妇女也气愤地说。

这时，围拢过来的人越来越多，警察有些急了，“大家都散开！大家都散开！没什么可看，没什么可看的！”他气狠狠地瞪了我一眼，使劲地跺脚说，“你还怔在这儿干嘛？还不快走啊！”

我在前边走，有一大堆人跟在我后边，他们好奇，想看看我这个没影子的人到底是住在哪儿，是怎么回事。

没想到，开始就几十个人跟在我后边，我正好要从长安街走，跟在我后边的人也越来越多，先是几百个人，后来竟有几千人了。我带领着一支浩浩荡荡的队伍，无可奈何，莫名其妙，简直不知怎么办好了。

街上的人们纷纷议论着：“这么多人干嘛去？”“准又是去游行了！”

“游行干嘛呀？”“准又是反对涨物价呗。”“你看前边的那个人，摇摇晃晃，好像是在跳舞。”“嘿，听说是霹雳舞穿街大游行！”“这是怎么回事？”“准又是最新、最时髦的呗！”

街上的许多小伙子也互相招呼，“嘿，这是霹雳舞大游行！走，看看去！”

“咦，前面那个人跳的不像是霹雳舞呀？”听说，比霹雳舞还要新呢。他要推行他的舞蹈，就带着一群人在街上边走边跳。一下子就轰动起来了！”“真是新鲜，走，咱们也去看看。”

我叫苦不迭，只希望能有一个地洞，使我钻进去。他们后边这群人总不会也跟着钻进来吧？

唉，居然会出现这样的事儿。

水泄不通。热烈鼓掌。狂吹口哨。大声嚎叫。学猫叫，学狗叫。千姿百态。起哄。

犯傻。扔帽子。扔面包。扭屁股。咒骂。哈哈大笑。推来搡去。踩后脚跟。满街的鞋子。

哭泣。放声歌唱。呻吟。高举拳头。高呼口号。

“盖了——盖了——帽儿了！”

“噢——！噢——！”

我却张惶失措。

“你们让开！你们让——开！”几个人抱着大摄影机、拿着话筒向我走来：“我们是记者，是来采访他的。”

一个穿着高跟鞋，笑容可掬的年轻姑娘凑到我跟前，拿着话筒对我说：“请问您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我叫何弼。”

“啊，何弼同志，我们很佩服您在艺术上敢于革新的大胆勇气，把您创新的舞蹈带到街头上来普及……就是啊，我们中华民族就需要培养这种强烈的开放精神！所以，从这个意义上来看，您创作的舞蹈不仅仅是艺术上的革新，对改革开放，对整个现代化都是有深刻意义的啊！”

“不客气，不客气，呃，不是，不是……”我慌乱得语无伦次了：“没那么……重要！没那么……”

那个穿蓝制服的外地“土老帽儿”一直跟着我，他忽然在旁边插话了，充满嫉妒地恶狠狠揭穿我：“哈一呀！介（这）银（人）四（是）个没影子的银（人）！”

这句话果然使得几位记者大为吃惊，他们围着我看了一圈，啧啧地说：“真是，真是，果然！”“啊，太棒了！又是一条新闻！”

这时，一个戴着眼镜的小伙子从人群中挤出来，“我是《京都晚报》的记者，请问您几个问题，您是怎么彻底地摆脱了自己的影子呢？您为什么要摆脱自己的影子？您是不是认为您的影子对您的实现自我具有很大阻碍？”

“对！对！您是不是认为没有影子将是今后人类的主流呢？”另一个记者也挤上来说。

“我，我……还真的不清楚！”我甚至有点儿哆嗦起来了。我也有点儿饿了，没法保持绅士风度了：“我甚至不知道我是谁了，也不知道我自己是怎么回事儿。”

“啊，太好了！说得多么深刻！”

“充满了哲理！”

“真是一个哲人！”

“我们能见到您，真是幸福啊！”

“您是当今世界上第一个勇敢地摆脱了自己的影子的人，同时，又创造了伟大的舞蹈，‘无影舞’。我们报道您的这条新闻必将轰动全世界，您作为历史上第一个‘无影人’也必将震撼全世界，您的‘无影舞’也立刻会风行全世界。”那年轻的女记者说着，又把话筒递到我跟前：“何弼同志，请您跟全市人民说几句话吧……”

“说什么呀……”我张口结舌。

“就说说您是怎么和影子彻底决裂的吧？再说说没有了影子以后会有什么新异的感觉？”

“感觉？我觉得……莫名其妙。”

“啊，是一种神秘感。”

“所以，才能创造那么美的无影舞。”

“莫名其妙……这是一个多么准确、多么深刻的词儿啊！”

“深刻，深刻，太深刻了！”

他们围着我胡说八道了半天，直说得我又饿又累，两眼冒金花，几乎软瘫在地上。

“我还有一个问题要问您……”

“对不起，我现在什么也不想回答了……”我不管三七二十一推开人群，疲惫地往外走着。我的头像铅球一样沉重。我的身子似乎被一个无形的大手

拖住了，走也走不动。

我只希望能有片刻的宁静……片刻的……哪怕只五分钟也好！

“无论如何，无论如何，请你再回答我们这个问题……”

“请您为了读者，谈一谈……”

“就讲两句吧，就讲两句吧……”

他们紧紧拉住了我，周围白光一闪又是一闪，似乎是要打雷下雨，我却被无数只手拉住了，又好似被许多又硬、又烫、又重的东西压住了……

我周围一片乱嘈嘈，我被人群挤着，几乎没有立足之地。我只好一言不发，拨拉着人们的肩膀，向前迈着步子。怎么办呢？我的脸部和腹部已被压挤到了极限，似乎感觉到，肋骨条也像一根一根软软的柳条，向里凹进。我的身体像一个遭到外力挤压的大汽球，马上就要破裂了！

我汗水淋漓，被人群簇拥着往前走。

那个《京都晚报》的记者又气喘吁吁地挤到我面前，使劲地拉住我的胳膊：“我还想再问您一个问题……”

我看了他一眼，忽然想出了一个好主意，就对他说，“你挽着我的胳膊……我们一会儿再说。”

这时，我们已经离一路公共汽车站很近了，有一辆公共汽车正向汽车站驶近，我估摸了一下，它马上就要进站。我突然大叫一声，仰面向后倒去，那《京都晚报》的记者立刻扶住我，四周的人们一下子就惊呆了。人群沉寂片刻，我忽然又起身大嚷大叫道：“我要走！我要回家！我走啦！……”

果然，人们被吓住了，立刻散开，为我让出一条通道。我立即抓紧时机，飞也似地向公共汽车跑去，恰好，公共汽车正要关门，我一迈腿就上去了

那群人还在下面，瞧着公共汽车发怔呢。

二

早晨起来，我听见门口好像有许多人在吵架。我正刷着牙就跑出去看了，原来是有两大群人正在门口吵架，一边人说，“我们拥护他！当然拥护他……”

另一边人，“我们反对他！就是反对他！”

“你们有什么理由拥护他？”

“你们有什么理由反对他？”

“我们拥护他的理由是，过去全中国都没有像他这样的人出现过……”

“我们反对他的理由也是，过去全中国都没有像他这样的人出现过……”

我刷着牙齿，瞧他们两边吵得挺厉害，就悄悄问路边的一个小伙子：“他们在干嘛呢？”

那个小伙子呆怔怔地望着我，忽然冲口而出：“哟——你还刷牙呀……”

我觉得这个小伙了简直是神经病，就说：“嘿嘿，你真是可笑，我当然要刷牙！我为什么不刷牙？”

他冒出一句：“可见得，你也是个人？”

这更激怒了我，我连连冷笑：“真是莫名其妙，莫名其妙！你说得更更是废话了！……简直是……”

那个小伙子好似发狂一样叫了起来：“他——出来啦！无——影——人出来啦——！”

他这么一嚷，正在争吵的两大群人一下子停止了叫骂声，他们都呆怔怔地把眼光注视着我，一下子，乱嘈嘈骚乱的人群都盯着我。

这使我更加难受了。他们的眼睛好像万支利箭，要刺透我的心。在这沉寂中，我好像全垮掉了。一股寒流直渗透到脊骨。接着，我出了许许多多的虚汗。刹那间，我觉得，自己真的仿佛犯下了滔天大罪，正在与整个人类为敌。并且，即将被判处绞刑。

我想向他们解释解释，就哆嗦着嘴唇说：

“同志们呀……我实在……是……说不出来……的心情……我太……太抱歉了……我是一个普通……”

一群人向我鼓起了热烈的掌声。他们还喊起了口号：

“坚决拥护无影人！”

“热情宣传无影人！”

“无限信赖无影人！”

“誓死捍卫无影人！”

另一群人向我伸出拳头，恶狠狠地吐着吐沫，用石头扔我，也喊起了口号：

“打倒无影人！”

“砸烂无影人的狗头！”

“油炸无影人！”

有一个小伙子还冲过来，还狠狠地打了我一拳，正打在我的嘴唇上：“我操你的妈！”

我的本能用手一挡，牙刷杵在他眼睛上，他捂着眼睛尖叫起来：“无影人打人啦——！”

“什么？无影人敢打人？揍他，揍他！”

“揍小丫挺的！”

“打丫挺的一个不上炕！”

无数的拳头向我伸过来了。吓得我转身就跑，这时，我看见有许多拥护我的人跟那些人打了起来，谩骂声，尖叫声，投掷石块声，混杂在一起。大街上展开了一场血战。

我知道大事不好，急忙躲避开了。

跑到一个小冷饮店里，我发现自己还紧紧地捏着那柄牙刷，嘴里却有一种血腥味儿和牙膏混杂在一起的味道，我忙哆哩哆嗦买了一瓶汽水，嗽了一下口，就喝了下去。我的嘴唇肿了起来，很疼，眼睛也疼，似乎刚才也挨了一石块。我肚子咕咕直叫，心里也发烧，才想起早上没买早点，又向售货员买一包饼干吃。

“嗨！打起来啦！”一个老头儿高高兴兴地走进了冷饮店，对售货员们说，“比文化大革命的武斗还厉害呢。”

“谁和谁打呀？”一个女售货员嗑着瓜子，随便地问。

“听说，一拨人的头儿是姓吴的，”老头子犹犹豫豫地说，“叫什么仁，吴有仁吧？”

旁边喝汽水的一个小伙子“扑哧”一声乐了，插嘴说，“他不是姓吴，也不叫吴有仁，他是无影人，也就是没有影子的人……”

“没有影子的人？那还得了！”

“那还成人吗？”

“那——”老头子拍了一下屁股，兴奋地说，“简直比白骨精还妖道！天下又要大乱了！”

“听说他训练了一大批无影人呢，拿剪刀朝个什么地方一绞，你就再没有影子啦……”

“没影子有什么好？”

“他们就在一块玩，一块乐，男的和女的都在一块住……”

“乱了套啦！”

“还有的呢，譬如无影人在街上看见了大姑娘，他要想上去亲一口，连人都看不见，啧啧！——就亲了一口！”小伙子淫猥地向女售货员眨巴一下眼睛。

“哎——哟！”女售货员尖叫了一声，“那多害怕呀。”她一边说，一边咯咯地笑着。

“所以，”小伙子笑嘻嘻地说，“我也想去当无影人。”

“听说，他们还跳什么无影舞，都是光屁股跳……真是，真是！不成体统。”老头子也津津有味地说。

“管你成不成体统呢，现在想要去当无影人的越来越多……”

“还当无影人呢，”另一个秃脑门的老头儿恶狠狠地插嘴，“听说，公安局在逮那个无影人呢，谁逮住了，奖金给两万块钱……”

我浑身一哆嗦，一块饼干噎在了嗓子眼上。我觉得头顶上好像打下来一个焦雷！……我怎么一直没听到这个消息呢！啊，大祸临头啦，或许，我真要被抓起来，被判刑，甚至被枪毙吧？

“嗨！两万块钱，怕有那么一大书包的票子吧！……”

“还那么一大书包呢，你不是也要去当无影人么？”

“此一时也，彼一时也。那时候，当无影人时髦我就当无影人；这时候，逮着无影人能得两万块钱，我就去逮无影人……好家伙，两万块钱，闹着玩儿呢！”

“哼，你这小子呀……”

我也许该去自首？或者，让这小伙子带我去公安局，让他好得两万块钱……金灿灿的阳光照射了进来，屋里每人的身前或身后都投射一个长长斜斜的影子，唯独我没有。

我好像瞥见那小伙子正斜着眼睛瞅我，啊，不妙……

我呼地一下子站起身，快步向门口走去。

“咦，这个人走路怎么晃晃荡荡的呀？”

“是不是喝醉了酒啦？……他刚才一直坐在这儿。”

“啊，他没有影子！……喂，你站住！”

我撒腿就跑。

三

我走进屋，他们都已经吃晚饭了，不知怎的却没有叫我。我向爸爸妈妈打了个招呼，爸爸的眼皮向上一掀，什么也没说，仍然埋头吃饭。妈妈瞥了我一眼，勉强笑了笑，匆匆说了句，“你快去盛饭吧。”也低下头吃饭了。

我端着饭碗，回到饭桌上，就已经发现空气很僵滞。大家都低头吃饭，没有一个人说话，只听见咀嚼的声音，筷子磕碰到碗碟上的声音，和偶尔的几声咳嗽。我发觉哥哥嫂嫂弟弟妹妹不时地偷觑我几眼，妈妈也瞥了我好几眼，我意识到，准又是他们听到了我的谣传，唉，还不是那个影子的事！人说，“没影儿的事。”看来，这句话还真落到了我的身上了。我匆匆忙忙地往嘴里扒着饭，只想快点儿吃完，早溜回我的屋去。

放下筷子，我站起身，爸爸就抬起头，冷冷地看着我说，“你先别走，我有事儿问你。”

我答应着，心里忐忑不安地走到客厅里，百无聊赖地坐在小沙发上，从茶几上抓起一份报纸随便看着。

那是一份《京都晚报》，一看，吓我一大跳！

第一版上登了我的一张照片，满脸惊慌的样子，正在说着什么。头版头条的大标题触目惊心。

本市出现一位史无前例的无影人

在街头大跳无影舞，吸引众多青年人，遭到一派人反对，双方多次发生殴斗事件

本报讯记者翟长安报道：

六月十七日晚上，北京王府井大街挤满了人群，大家都争先恐后地围着要看一个人。

他在街头迈着潇洒的舞步，带领着数百名年轻人，在这条繁华的街市上举行“无影舞”大游行。他叫何弼，是某杂志社的一位编辑，为了充分的实现自我，下决心彻底抛弃影子，成为了世界上第一位无影人……

“放他妈的屁！”我把报纸狠狠地摔在地上，气得我直喘粗气。呆了一会儿，我捡起来，继续看到那篇报道里写，今天上午在门口发生的这次殴斗事件中，双方受伤的人有数十名。明天，还要有数千名青年在体育场成立“无影人后援会”。此事已引起了公安部门的关注！“唉，他妈的，简直是……谁要他们后援！他妈的！”急得我不知怎么办才好了。

爸爸吃完了饭，走进了客厅。我们全家的人都来了，他们围坐在四周围，默默地看着我。爸爸严厉的眼睛逼视着我，点燃一支香烟，使劲吸一大口，问道：“我问你，你到底在搞什么名堂？”

我跳了起来，气呼呼地语无伦次地说，“那张报纸纯粹是造谣！我什么时候跳过无影舞啦，是他们那些人非要在后面跟着我！……我不知怎么办好了，我跟他们没有关系！”

什么‘无影人’后援会啦，打架啦，更跟我没关系，我简直莫名其妙！”

爸爸看着我，眯缝起眼睛，连吸了几口烟，一大团乳白色的烟雾在他的瘦削面庞前缭绕着，他不紧不慢地说，“你也不用申辩，你到那里站一站！”他指着客厅里灯光最暗淡的地方说，又回头对我弟弟说，“小弟，你也过去站一站。”

我和弟弟并肩站在那儿，弟弟身旁显出一个模糊的投影。我呢，却什么也没有。

“嗯？——这是怎么回事？你说呀，这是怎么回事？”他声色俱厉地质问我。

我有口难辩，只得结结巴巴地说，“我，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……我真的不知道啊！”

“你搞得什么名堂！为什么大家都有，就你没有？”爸爸紧追不舍。

“我确实搞不清楚……真是不知道……胡里胡涂，一天早晨，我睡觉起来，上街去，影子就没有了。我也没注意，还是在街上碰到一个小孩儿嚷嚷起来，我才发觉。连我也奇怪……胡里胡涂的，我，影子没了……”

爸爸望着我，紧蹙了眉头，一口接一口地吸着烟。全家人也都盯着我，沉默着，好像都仔细地研究着我，我成了一个什么奇怪的玩意儿。

过一会儿，妈妈终于开口了，一边说一边抹着眼泪，“你就别让我为你操心了行不行呀？这些年我为这个家，操碎了心……文化大革命为你爸爸操心，现在又得为你操心……你就不能安分点儿吗？”妈妈呜呜地哭起来了。

爸爸阴沉着脸，闷头抽烟。大嫂和妹妹上前去低声细语地劝着妈妈。

大哥也教训起我，“我比你大几岁，多懂点儿人情世故。告诉你一个真理：别标新立异，别去赶时髦！那是没有好结果的！……不信你瞅瞅，文化大革命的造反派，哪几个有好下场？”

“你跟我扯不着那么多！”我火了，“谁标新立异？谁赶时髦了？我没了影子，由得着我吗？我现在还窝囊着呢！”

“你窝囊？你不想想，你为了出风头，让一家人都背黑锅！我们单位本来让我出国的，不知道怎么莫名其妙又换了别人啦！……”

“我还莫名其妙呢！我还莫名其妙呢！”

“吵——什么！”爸爸严厉地、沙哑地向我们喝道。他连抽了几口烟，冷峻的目光又逼视着我，一字一句地追问：“我问你，你要说老实话——你真的不知道自己的影子是怎么没了么？”

影子。药水。袁恢。告密。这些纷乱的事在我脑子里搅成一团，我几乎把真相脱口说出来了，可是，我还是没敢说，我结结巴巴说，“我——真的！”

爸爸瞥了我一眼，神色温和了一些，又问：“那么，什么‘无影舞’，后援会，街上斗殴，也跟你没有直接关系啦？”

我举起拳头说，“这，我敢保——证！”

“真的就是真的，假的就是假的，怎么保证也没有用。”爸爸的香烟几乎只剩下一个黄过滤嘴了，他又狠抽一口，把烟头在烟灰缸里拧灭，严肃地说，“你应该去公安局坦白交代。老老实实，竹筒倒豆子，不要隐瞒一分，也不要渲染夸大。照实说就是了。

政府就会对你宽大处理的。”

“呃，爸爸，我明天上午就去。”

“要不要家里人陪你一起去呀？”说着，爸爸扫视了哥哥嫂子妹妹和弟弟一眼，他们都低头沉默不语，一时气氛很尴尬。

沉默了一会儿，弟弟说，“我陪二哥去。”

我连连摇手说，“不用，不用，我一个人去就行了。”

“还是家里有人陪你去好一些。”爸爸点头说，从沙发上站起来，“好吧，就让小弟陪你去吧。”

我和弟弟在公共汽车站等车。

大概公共汽车好久没来了，车站聚集了一大群人。有的人焦急地连连看手表，有的人来回踱着步子。一个姑娘挎着个小伙子的胳膊，倚在他肩膀，正甜甜蜜蜜说着什么。

我饶有兴趣地望着他俩，那姑娘瞥了我一眼，“哟”一声，指着我对小

伙子叽叽咕咕说着什么，他俩一起兴奋地走了过来，小伙子大声地对我说：

“嗨，同志，您是不是姓何呀？”

“嗯？……唔……是……不是的……”

“我们在《京都晚报》上见到过您的照片，我们对您崇拜极啦！请您给我们签一个名好吗？”那个姑娘也掏出一个小小的记事本对我说。

等车的人们都围过来了。他们看着我纷纷议论：

“好像要比报纸的照片上年轻。”

“哎哟，真没有影子！”

“也跟咱们一般人一样嘛。”

“签个名！”“签个名！”

“给我们跳个‘无影舞’！”

“对，不跳不让走！”

我扒开围住我的人群说，“你们往后退退，散开点儿，我这就跳……”人群果然散开了。我趁机冲开人群，撒腿就跑。

一会儿，弟弟也气喘嘘嘘地追上了我。他擦着额头上的汗珠，对我说：“哥……我真同情你！”

“同情我？”我心里忽然涌上了一股暖流，滚荡到我的心尖上。泪水溢满了眼眶。

几天来，我像个过街老鼠，被人人喊打。过不了一天安生日子，回到家，连家里人也嫌弃我，我的内心是多么孤寂与凄凉呀，今天，终于听到了一句抚慰的话。我紧紧抓住弟弟的手说，“你真不知道，从来没有人理解我呀……”

“就是，咱家里人都是老脑筋，一点儿也不开化？就知道自己关门过日子。他们哪儿知道，你现在在青年当中的影响有多大呀！他们还让你去坦白从宽呢，真可笑！真不理解咱们年轻人呀……”

“没有一个人理解我！谁也不理解我！”我忽然气愤地打断他的话。弟弟呆怔怔地望着我，我接着嚷嚷说，“我不稀罕有什么影响不影响，我就愿意过两天安生日子！安生日子！”

说完，我气冲冲地往前走。弟弟跟在我身后，他嘟嘟囔囔地低声说，“闹了半天，你抛弃了影子，也还没有抛弃旧观念。”

我吼了一声：“放臭屁！”

四

我诚惶诚恐地走进派出所的小屋子。

一个年轻的民警正坐在那儿看报纸，我进门就说，“民警同志，我是来向你们坦白交代的！”他放下报纸，很严厉地迅速掠我一眼，从桌上拿起一个笔记本和一支笔，对我说：“交代什么？你说吧！”

“我，我是无影人……”

“姓什么？姓吴？是不是口天吴？”

“不是，不是，我姓何……”

“你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到底姓何，还是姓吴？”

“我姓何，叫何弼。我是无影人，就是没有影子的人……”

“没有影子的人？”他呼地一下子站了起来，前后左右地打量我半天，

又没头没脑地说了一句：“你在墙根这儿站好。”接着就手忙脚乱地弯下腰，在抽屉里翻找着什么东西。

一会儿，那位民警从抽屉里找出一张报纸来，他望着那上边的相片，和我对了一下，连连说，“没错，没错！”又拉着我转来转去，看我确实没有影子。才对我说，“你先在这儿坐会儿吧，我去叫一下所长。”

一会儿，他从隔壁把胖敦敦的派出所所长找来了，所长挺和蔼，眯缝着细长的眼睛，还和我握了握手，笑着对我说，“我是久闻你的大名啊，在《京都晚报》上看到过关于你的报道，不过我不知道你在这片住……”

我毕恭毕敬地说，“我是向您来坦白的……”

“咱们谈一谈，谈一谈，”所长指一指旁边的椅子，“你坐下吧。”

“我向您坦白，我怎样成为‘无影人’……”我说得太急促，嘴里直打嘟噜。

“别急，慢慢说，”他又看了一眼站在旁边呆呆望着我的年轻民警说，“你记录一下……”

“是在三天前，我早晨醒来……”

“等会儿，三天前是几号？”

“今天二十号……三天前是十七号。”年轻的民警算了一算说。

“好，你记下来。”所长又对我说，“你接着讲吧。”

“早晨起来，我就觉得有点儿异样。走路轻飘飘的，头也有点儿发晕。可是，我以为自己晚上没睡好觉，我当时也没有注意，就上班去了。在机关里，我一整天都不很舒服，走路更加轻飘飘的。下午，我就先回家……”

“呃，这一段时间，你没有注意自己是否还有影子吗？”

“没有注意。”

“你的同事们也没注意到吗？”

“也没注意到。只是我下午走到大街上，被一个小孩子发现，嚷嚷起来，我才发现自己没有影子的。后来，就有一大群人跟在我后边——非要说我是跳‘无影舞’，我也绝对没有游行示威的意思，是他们讨厌，跟在我后边……所长呀……”

“噢——”所长做沉思状，手指点一点那位年轻警察说，“都好好记下来。”

这时，我心里紧张极了。我觉得所长的目光充满了怀疑审视着我。他似乎已经发现了我有什么秘密没有向他坦白交代，我好几次要把袁恢的名字说出来了，临到喉咙口又咽了下去。幸好，他又问起我那天的所谓“无影舞游行”和“斗殴事件”。我向他原原本本叙述事实经过，才渐渐从那种惊慌不定的心理状态摆脱出来。

谈话临近结束时，已经快吃中午饭了，所长很严肃地最后对我说，“对于你的问题嘛——我们已经向上级请示了。你的问题嘛，是新问题，但关键在于你是否是奉公守法，不管你有没有影子，只要你奉公守法，你就享有一个公民的权利。这个嘛，关于游行示威和成立了‘无影人后援会’的事情嘛，当然，一个公民有游行示威、集会、自由结社的权利，但是，在这方面，我们也有相应的条款和条例的……”

“那些事儿，和我绝对没关系，您应该相信我！”

“至于，在街头打架斗殴，那就更不允许了……”

“所长同志，我有一件事情要向您请求：您保护一下我吧！”我忽然离开

座位，紧紧拉住所长的胳膊说，泪如雨下。

“有什么话好好说嘛！有什么话好好说嘛！”所长和屋里其他的人都惊讶地望着我。

“跟您讲，我现在简直无法活下去了。有一大批人说是捍卫我，崇拜我，其实，谁要他们捍卫和崇拜呀？他们一天到晚老跟着我，使我行动不便，烦死了。还有一些人反对我，见了我就打，还造了关于我的种种谣言，我简直受不了啦！我想自杀！我现在就想安安分分地在家过几天日子，唉！”

所长听了我的话，脸上露出了同情的神色，喝了一口茶水，慢吞吞地说，“那，你就在家尽量少出门吧。除非你受到了什么人身威胁，我也不能派一个民警一天到晚站在你家门口啊。你的状况，我很同情。不过，我建议你，到哪个医院去看一看，瞅瞅你没影子到底是怎么回事儿？否则，种种麻烦事儿还是会层出不穷的。”

说着，他站起来，摆出一副送客的架式，又对我说，“我希望经过我们的调查研究，您讲的这些事都能够是实事求是的。”他指了指那些案卷。

听了这一句话，我又心惊肉跳了好久。

我下决心，去找袁恢。

无论是花费怎样的代价，我也要哀求袁恢帮我把影子再收回。我已经甘愿忍受影子对我的一切污辱和无理行为，哪怕它再去告密，再反对我，我也能容忍下来了。我再也不能做“无影人”了——世界唯一的“无影人”。

晚上，我到了袁恢家，“嘭嘭！”敲响了他家的门。

“谁——呀？”他懒洋洋地问着，趿拉着拖鞋出来开门。

“是我……找你有急事……”

“小何吗？有什么事啊？”他不太情愿地开了门。

门一打开，“扑通”一下，我跪在地上。

吓了他一大跳，连忙把我扶起来，惊慌地左顾右盼着，压低了声音对我说，“干嘛！”

干嘛！快起来——瞅瞅，别让人看见！咱们到屋里说去。”

他家是三室一厅的单元房，屋里都铺着地毯，在过厅里还贴了一张纸：“请勿吸烟，请换拖鞋。”他家里几个人正在大屋里看电视。他狼狈不堪地连拖鞋也没让我换，拉着我的手，走进了他的卧室。

进屋，他把门紧紧关上，低声对我说：“你，你，你怎么回事呀？你又发什么神经病啦？”

“袁恢啊——铁哥们儿啊，你一定救救我……”

“低点儿声！”

“你一定要答应我啊，要不然，我就准备自杀了！就在你的楼上跳下去啦……”

“你呀，你轻点行不行？”他急得团团转，在屋里转了一圈，又拉开门伸出头望望，“你有话，慢慢说……”

“……自从我的影子没有了以后，我成了过街老鼠啦，连上趟街都不行啦……”

“这个事，咱们可是已经有言在先了！”袁恢决绝地打断我的话，“你不能说话不算话呀！你答应过我，说是只求我把影子除掉，以后的事情都与我无关……”

“是呀，当时是当时。当时我哪儿想到一个人没有影子了以后，会遭那

么大的罪！

告诉你吧，我简直是在地球上没法活了，我上街去买酱油，也会有一大群人跟着我，好像我是个妖怪似的……”

“那有什么办法！这是当时你死逼着我，非要我把你影子除掉的呀！”

“解铃还须系铃人！你也一定能帮我再把影收回来。咱兄弟给你磕个头啦！”我一下子跪在地上给他磕了好几个头。好在地上有地毯铺着，磕得头也并不疼。

他佯佯不睬地掏出支香烟，一个烟圈接一个烟圈喷着。然后，小心翼翼地把烟灰弹到烟灰缸里，对我说，“你磕一百个头也没有用！我说没有办法就是没办法……”

我看光是哀求他不管用，又急又气，从裤兜里掏水果刀，三步两步窜过去，猛地一下抓住他的肩膀，用刀子对准他的喉咙说，“你说，有没有办法？……没有办法咱们俩就同归于尽。我先扎死你，然后我从楼上跳下去。”

他瞧了一眼我手中的水果刀，打了一个不甚长的哈欠，然后懒洋洋地说，“你这把水果刀太短了，刺不死我。我给你找一把长点儿的刀子吧……”说着，打开抽屉，真的取出一把带鞘的短刀扔给我。

我像被戳了个窟窿的皮球，一下子泄了气。我坐在了沙发上，看着袁恢在那里悠闲自在地吸着烟。我愤愤地说，“告诉你，你别得意！我遭了罪，你也没好果子吃！今天，公安局的人找我谈话，反复问我影子是怎么没的，我念咱俩的哥们义气，没把你说出来。

可是，以后，他们要是再问，那我可就对不起了……”

袁恢一怔，脸色骤然起了变化，立即问我：“他们当时是怎么问你的？都说了些什么？”

“这你别管了！不是跟你没关系吗？”我看捅到了他的疼处，就趁机拿他一把，装作站起要走，“对不起，我走啦。”

“先别走，别走。”袁恢立刻拉住我的胳膊，“咱们是铁哥们儿，你一定不会说出我吧。”

“那可就不一定了。况且，那些公安局的人多厉害，一个接一个问题问，使你连编谎话的机会都没有，总得出现点儿漏洞。出了漏洞，他们就紧追不舍……”

“哥们儿，哥们儿，你可得挺住呀。”

“我是讲义气的。可是，老是让我硬顶也不行啊。关键还得把我的影子收回来。我不引起社会注意了，公安局的人也不会再追问我了。”我趁机提出条件。

袁恢沉思片刻，点点头说，“好，我帮你解决这个问题。不过，我得去找一下一个朋友，就是他上次给我除掉你影子的药水的。这次你又要恢复影子，我也没有办法，只好再去找他一趟。”

我好奇地问：“这个人是谁呀？有那么大本事。”

袁恢板起脸说：“该你知道的就会让你知道，不该你知道的就不会让你知道。”

我笑了笑，辞别了他。

第二天，他果然来找我，对我说，“我已经问了他了。他说，让你每天早晨和晚上用凉水擦一遍身子，一天也不能间断，这样一年以后，你又能有影子了。”

我有点儿失望地说，“那，要等到一年以后呀……”

“而且，还一次也不能拉下。拉下一次，就只得从头做起。”

“我这一年的日子可怎么过呢？我怕那些报社的人又会来找我，登一些胡说八道的新闻。我走在大街上，人们还得跟着我。我还是不得安宁……”

“这样吧，”袁恢思忖了一下，“我给你在单位请一年病假。你就躲在家里尽量少出门就是了。只要熬过一年就好办了。”

虽然，洗凉水澡应该从明天早晨开始洗，可是，晚上，我还是洗了一次。冷水从上面喷头哗哗淋下来，我赤裸的身体打了一个冷颤，又一个冷颤……我这时心里却挺兴奋，一年以后，我又可以像一个普通人一样在街上散步了，再没有人像看怪物那样追着看我了！我现在才真正体会到，做一个普通人，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啊！

五

咚、咚、咚！谁在敲门？我不由自主想要起身去开门。我突然想起，我躲藏在家里不宜露面，就叫小阿姨去开门。在里屋，我隐约听见他们在门口对话。

“你找谁？”

“我找何弼……”

“他不在家。”

“那，他什么时候能回来？”

“我也不知道。”

“对不起，我在这儿等会他行不行，我有急事找他……”

“这……”小阿姨犹豫了一下，立刻又说，

“他可能今天晚上也不回来呢。”

“那么，他大约在什么时候能回家？”

“这可没准。”

沉默片刻，我听那人又说，“噢，麻烦你了。何弼回家了，请你把这张名片给他，让他给我打个电话，我有急事找他……”他顿了一顿，又说，“这对他，是大有好处的，知道吗？”

那人走了以后，小阿姨把这张名片给我拿来，我看到那上面写着是：

中国全得利纺织品公司

总经理王汉民

地址：北京前门北大街10楼

电话：321、7721

我拿着这张名片翻来覆去地看，心里非常奇怪，我从来不认识这个人呀，也和他们这些搞企业的没有什么来往，他找我有什么事情呢？我又想起他的那句话：“这对他，是大有好处的，知道吗？”……有什么好处呢？难道他是慕名而来，要白给我资助一大笔钱？我心里胡思乱想着，被好奇心弄得痒痒的，直想去给这个人挂一个电话。

犹豫了一下，还是被谨慎小心的想法占了上风。这些日子，我终日在家窝着，虽然也烦躁不堪，但是，终于不必像丧家犬似的惶惶不安地东躲西藏了，我现在才发现，一个人内心的安宁是多么宝贵啊！

下午，我迷迷糊糊睡了一觉，醒来时，隐隐约约听小阿姨在门外叫我

吃晚饭。

全家人已经都坐在桌前了，爸爸正坐在那里喝着啤酒，吃着开花豆。

哥哥凑在爸爸身边聊天。不知怎的，他特意向我友好地点点头，说：“大弟，我们刚才叫你吃晚饭，没听见吧？……怎么，我看你一脸倦容，是不是身上不舒服？”

我打了个哈欠，坐下来，答道：“这几天我浑身不得劲儿，头疼，恶心……”

爸爸瞥了我一眼，严厉地说：“你的病，是闲出来的。啊——，多干点儿活就好了。”

平时，你也帮小霞做点儿家务事，做饭啦，洗衣服，空下来还可以学一门外语！别总抱着一本武侠小说躺在床上，像个大少爷，衣来伸手，饭来张口！”

我翻了翻眼睛，长呼出一口气，忍气吞声没敢分辩。

静寂片刻，哥哥忽然瞧我一眼，认真地说：“大弟也有他的苦衷……可是，总是在家憋着，只怕真会憋出病来！”

“那怎么办呢！”我气冲冲地说，“我也不愿意这样在家憋着呀！可我，我出得去吗？……”

“这怪谁！你没有影子应该怪我们吗？”爸爸又发起了脾气，“你为什么自己不好好反省……”

大哥连忙调解道，“算了，算了，咱们现在吃饭，不谈这些事……有什么话，吃完饭再说。”

我们家的规矩，吃过晚饭后，大家总要在大客厅坐一会儿，聊会儿天，看会儿新闻联播。今天，我因为在饭桌上惹得满肚子不高兴，撂下饭碗，就是回自己的屋子，却又被大哥拽住。

“就坐一会儿”，哥哥硬拉我坐下，“我还有事，要跟你说呢。”

“什么事呀？”我坐下急急地问。

哥哥不慌不忙地坐下，却并不回答我的问题，脸冲着爸爸说，“你们说有意思不？今天上午小强给我打电话了……”

这小强是爸爸一个老朋友的儿子，小时候常到我家里玩的，我们都跟他很熟悉的。

不过，最近一时期我们没有什么来往了。我随便地问了一句：“嗨，小强这家伙是无事不登三宝殿，他又有什么事要你办了吧？”

“哈！你猜错了！他是托你办事……”

“托我？”我觉得不可思议，嘻着嘴说，

“办什么事呀？”

“小强说，他现在是在一个什么得利的公司干事，他们的公司想要请你，给他们公司新出产的一种衬裤当商标……”

“我？给衬裤当商标？”我瞪大了眼睛。

“不是，不是！他们的意思是，商标的牌子就叫无影人牌，上面再嵌一个你的头像，然后，他们每月给你一大笔钱……”

“给——钱，给钱就行吗？”我忽然发现爸爸脸色涨得通红，他的两个眼珠就好像子弹要射出一样，嗓音越来越大，要大发雷霆了，“只要给钱，就什么都卖吗？啊——？啊！”他两手拍着沙发的扶手嚷嚷着。

“不，我不是这个意思……”

“不行，就是不行！”爸爸一口回绝。

哥哥说不下去了，他只好拿眼睛望着妈妈求援。看来他们大概是商量过的。果然，妈妈冲着爸爸说，“你有什么话，等会儿再说，先让他们把话说完行不行？”

“不管怎么说，我不能让他们再去胡闹啦……”爸爸嘟囔着说。

哥哥又接着说，“大弟，只要你同意用你的名义做商标，小强说，他们可以每个月给你两千元钱……”

“每个月两千元钱？”我禁不住又问了一句。

“可不是，只要你同意了，他们就能跟你订合同。”

“他们干嘛非要用二哥做商标呀？”弟弟插嘴问道。

“你二哥有名啊，那天《京都晚报》一登，各地报纸又转载，全都知道有那么一个‘无影人’了……”大嫂笑着说。

可是，大嫂没说完，那边的角落里，爸爸和妈妈已经吵起来了，爸爸说：“我不同意何弼给什么衬裤公司去做商标……”

妈妈说：“孩子自己去挣钱，你我管得着吗？”

“这不是靠正经的劳动挣来的钱！”

“什么是劳动，什么不算劳动，现在说得清楚吗？倒买倒卖才能发大财呢！”

“不管别人怎么样，我自己的儿女就应该规规矩矩！”

“你这样的僵化脑袋，什么时候才能开窍！”妈妈忽然流出眼泪来，跑到屋里取出一个小皮包和帐本子扔给爸爸，“现在靠你的那么一点儿离休的工资，还有几个孩子交来的那么点儿钱，让我过日子，我过不下去了。以后，你管帐吧……”

爸爸怔了一下，把帐本又推回去，连着说，“这是怎么说的，这是怎么说的……”自己嘟嘟囔囔地进屋去了。哥哥嫂子妹妹弟弟一家人都过去劝妈妈。

我也劝妈妈，“爸爸是正统的脑袋，早就落伍于时代了。其实，现在赚点儿钱也是应该的，只要不犯法……”

“就是呀，不能违法。”妈妈抬起了满是泪痕的脸孔，使我心里不禁产生了怜悯之心。为妈妈，我要去干一干了。

“放心，大弟！这么做绝对不违法，他们要不给你钱倒是违法呢！”哥哥兴致勃勃地说，“这是一个好机会，咱们一定要抓紧时间跟他们联系，本来我今天晚上就应该回小强个电话，可是，电话本留在单位里了……”

我忽然想起了小阿姨上午接待的那个人，还有留下的那张名片。我忙把名片掏出来给哥哥看，“嘿，你瞅瞅，是不是就是这个公司呀？”

哥哥抢来一看，连声说，“对，对，就是这个公司！”他又问我：“你怎么认得他们？”

我把上午他们派人找我，被我让小阿姨将其关在门外的事说了一遍。哥哥听了，立刻就要给他们打电话，给他们答复。我拽住了哥哥，意味深长地说，“现在是他们着急，并不是我们着急，所以，不用立刻给他们回电话。还是明天上午，你通过小强跟他们联系更好吧。”

哥哥想一想，眨眨眼睛，“对，对，明天再说。”

在电视里，我天天几乎都看见自己。

在一个电视连续剧还没开演的时候，我摇摇晃晃地出现了，背后就是

一个粗声粗气的嗓音：“无影人！无影人！他为了充分地实现自我，下决心彻底抛弃自己的影子，成了全世界第一位无影人，名传世界，誉满全球！……请买‘无影人’牌衬裤，全得利纺织公司出品……”

“……请买‘无影人’牌长筒女袜，全得利纺织公司出品……”

每当这时，爸爸就要愤愤然地离开电视机，有时还嘟囔：“为了钱，大弟都变成长筒女袜了！……”

开始，我心里也有点儿不舒服。总是看，也就习惯了。我在家里的地位也提高了，我着了凉，打个喷嚏，妈妈也要过来问半天，唯恐怕我得了重病。

自从我上了电视广告以后，我又被企业家们包围了，他们不知从哪儿搞来了我家的电话号码和地址，每天打电话来的人不断，来敲门的人也不断：

“对不起，我们是长虹洗衣机厂的，我们新出产了一种洗衣机，我们想借用‘无影人’先生的大名做商标……”

“对不起，我是甘美食品厂的，我们新出产了一种奶油面包……”

“对不起，我是……”

碰到这些人，全由大哥去接待。由他和这些人去讲价钱，讲条件。几天来，忙得他不可开交。因为，谈成一项生意要花很多精力和时间，大哥白天要去上班，又不能在单位里接洽这些买卖，只好都拖到晚上来谈，一笔接一笔买卖谈下来，把大哥累得够呛。

一天，吃过晚饭后，爸爸到屋里去休息了，大哥和妈妈，还有我商量道：“大弟现在很走红，许多的厂家都要用大弟的名字做商标，纷纷来接洽生意，闹好了，能赚一大笔生意……”

“现在已经赚得够多了……”妈妈挺满足的。

“还能赚得更多呀。只是现在没人料理这些事，光是我一个人利用业余时间来谈生意应付不了那么大的局面了，我想，是不是我干脆辞了工作……”

“不行！”妈妈决绝地说，“哪怕是少赚点儿钱，也不能丢铁饭碗。无论如何，铁饭碗不能丢！”最后一句话，她加重语气说。

“可是，我们现在赚的钱，光是银行存款的利息，就顶我一个月工资啦……”

“那也是不一样的。铁饭碗并不只代表那点儿工资。谁知道以后还会发生什么事情？有了铁饭碗，总是保险一点儿。”妈妈说到这儿，口气松缓一点儿，“不过，生意的局面越来越大，光是你一个人照顾，也是照顾不过来的。咱们可以想办法找个代理人，要靠得住的，可以多给些钱么……”

“对了，这是一个好办法！”哥哥非常高兴，立刻就想起来，“前两天，小强打电话给我，说他和公司的头儿闹了别扭，要我帮他找事儿呢……”

“小强？倒是可以试一试”。妈妈也同意。

“你现在有名儿，有了名儿，就什么都好办。要挣钱，也容易。”小强喝了一大口速溶咖啡，精神抖擞地说，“靠卖商标做广告挣钱不过只是一条路子。譬如吧，你的无影舞不是特别有名吗？”

“唉！我可不会跳什么无影舞呀！那是小报瞎编出来的！”我连连摇手说。

“嗨——那就不妨弄假成真么！何况，跳舞还不就是让人开开心心的？怎么跳都可以。

什么迪斯科，霹雳舞，还不都是胡跳八跳？为什么就不能再编出一套无影舞呢？”

“我可不会编……”

“那我替你编！其实，还不是糊弄老百姓！”小强越说越高兴，他的那条被牛仔裤绷得紧紧的大腿跷了起来，一颠一颠的，“然后，打出‘无影舞函授学校’的招牌来，每人收五元钱报名费，再加上函授材料赚的钱，不捞个几十万块钱才怪呢！”

大哥拍着巴掌说，“对，真妙！真妙！”

我犹豫地问，“那，这个‘无影舞函授学校’不会……出什么问题吧？”

“不会的，不会的。我还可以专门找一家全国性的大刊物来支持咱们，咱们给他们一定的利润提成，就使用他们的执照了。他们什么也不干，白拿钱……”

“光你一个人，这么多事，干得过来吗？”大哥忽然想起问。

“是呀，我也担心呢……开始还行，以后摊子越闹越大了，当然要雇几个人帮忙喽！”小强拿过大哥的那包“555”牌香烟，叼在嘴上点燃，悠悠喷出一口乳白色的烟雾，“这个，恐怕要做一个全盘的计划了。”

“对，要做个全盘的计划！要做个全盘的计划！”大哥连连点头赞同道。

“咱们朋友是朋友，钱财是钱财，办事情应该清清楚楚，过两天，我拟一个合同，双方订几条协议，再经过律师公证，就算把事儿订下来了。”

“这个嘛……”我看看大哥，大哥也看看我。

“也好。还是有个合同好。”大哥点头说。

“咱们先办一个函授学校，积累一部分资金，然后，我们还可以去办企业，形成企业集团，这样发展下去，就前途不可限量啦！”

“那时，你当总经理！”大哥兴奋地说。

“你当董事长！”小强也立刻回报大哥。

“我要不乐意，你们什么也干不成！”我听他俩互相吹捧，心里不高兴，就给了他们一句。

“那当然，你是公司总裁！”“对，总裁！全由你决定！”他俩又转过来恭维我。

“得了吧，得了吧，公司连个影儿都没有呢，倒把职务先分配好了。”我冷笑着说。

六

我现在就在家躺着，莫名其妙地从天上掉下许多钞票来，心中的滋味儿是又惊又喜又害怕，总觉得这些钱来得不明不白，谁晓得日后又会怎么样呢？我也想，干脆趁早收篷，回头是岸。从今天起，下定决心，一天早晨和晚上用凉水擦一遍身子。这样，一年以后，自己又是一个有影子的人了。可以安安分分地过日子了……

安安分分过日子，又挣不来大钱了，实在又有点儿可惜！我心神不定，翻了一个身，犹豫着要不要再恢复身后的影子……

我朦朦胧胧要睡着了，忽然，听见小阿姨在屋外敲门，“二哥哥，有人要找你……”

袁恢这小子摇摇晃晃地进来了，几天没见，刮目相看，他穿了一身笔挺蓝条子西服，系了一条玫瑰色领带，头发油亮，他笑嘻嘻地对我说，“哥

们儿，你天天躲在家里，搞什么名堂呀？”

“搞什么名堂，睡觉！看小说！都快把我闷成神经病了……”

他摇手截断了我的话，淡然地说，“你也别蒙我了，你天天在电视的广告节目里晃来晃去，我还看不见吗？你给人家当了商标，人家能不给你钱吗？”

我嗫嚅地说，“我也不过是业余挣点儿……”

“这可不能算是‘业余挣点儿’，”袁恢一下变得严肃起来，“你现在算是请了病假在家，没想到你现在倒天天在电视的广告节目里露面，同事们能没有意见吗？我跟你虽然是哥们儿，可也挺难为你遮掩了……”

我自觉理亏，可也慌慌张张拿不出个主意来，只好承认说，“这，这，这个是不太好……怎么办呢？”

“我也没有办法呀……”袁恢摊一摊手。

可是，我看他的神情，又像是有了办法的。我立刻拉住了他的手，带点儿哀求地说，“嗨，哥们儿，我知道你有办法……你帮我出出主意吧！谁叫咱们是哥们儿呢！”

他推让了半天，才用中指敲着太阳穴，沉吟着说，“不过嘛，有个不是办法的办法，倒可以试一试……”

我催促他快说，他慢腾腾地对我说，如果我从赚来的那些钱里，拿出一部分来，支援我们的杂志社，群众的意见大概就会平息，我也可以长期地在家休养下去，多挣点儿钱也无所谓了……

“对，对，”我连连点头同意，认为这倒不失为一个好办法，我又说，“这当然是应该的。另外，我们最近还准备搞一个‘无影舞函授学校’，积累一部分资金，然后成立一个公司，赚大钱。我们还准备找一家大刊物支持我们，我们给他们一定利润提成。”

他们帮我们办执照，帮我们宣传……”

“嘿！”袁恢的两眼闪闪发光，猛拍一下茶几，大声说，“就找咱们杂志，这多好！”

我们都是老熟人，你在杂志社也干了好几年，反正肥水不流外人田，给别的杂志提成也是提成，给自己杂志提成也是提成，我们保证不会多要你的钱……”

我也眉开眼笑地说，“这倒是个公私两利的好法子。不过，我一个人还做不了主，还得去跟家里商量一下。”

“快商量，快商量，商量定下来，咱们签个合同。”袁恢急不可待地说。

我去和大哥小强他们说，他们立刻就同意了。谈判了两天，就签订了几份合同。我对那些合同的条款一律不感兴趣，我感兴趣的，只是合同签订完了以后的庆祝宴会。我喜欢去赴宴，倒不是为了吃喝，只是为了热闹。

今天，在宴会上，袁恢介绍一个出版社的总编辑给我，那人矮矮胖胖的，戴副金丝眼镜，袁恢说，“嘿，老张啊，你不是早就说要我给介绍一下何弼嘛，这——就是大名鼎鼎的何弼！”他又对我说，“小何，这是东方文艺出版社总编辑张文轩同志。”

那张总编辑跨前一步，紧紧握住我的手，亲热地说，“我是久仰您的大名哪，几次想到您的府上去拜访，只是听说您贵体欠安，才未便前往。”

我挺不好意思地说，“岂敢，岂敢，您太客气了。”

“我们还要借重你的大名呢……”他还要再往下说什么，正碰上一个人

来向我们敬酒，把我们的话截断，他亲热地在我手背上拍一下，转身走了。

一会儿，宴席散了，我随着人们往外走，后边却有人拍了我一下肩膀，回头一看，是袁恢和那位张总编辑，他俩冲我笑一笑，对我说，“咱们到楼上的咖啡馆去坐坐吧，还有事要跟你商量呢。”

虽然外面还是阳光灿烂，可是，走进咖啡馆里，光线却很暗淡，屋里响着悠扬的音乐，每一个卡座都有一盏暗弱的灯光。张总编开门见山就对我说：

“我们的出版社要请您帮忙，给我们写一本书……”

“写书？……”我大吃一惊。

“是啊，请你给我们写一本书……”

“这个，你们是文艺出版社，必定也是让我写文学书籍，是不是让我写小说”

“呃——唔……也可以说是小说，就算是自传体小说，当然要文艺性强，情节生动，读者才喜欢看啊……”

我觉得此事关系重大，没有立刻回答，对着桌上湖绿色的小台灯凝神想了一阵，才说：“这个嘛……我从小爱好文学，也喜欢创作，只是——恐怕力不从心，我只发表过几篇采访式的文章，噢，还在一个小刊物上发表过不到两千字的散文，要搞大部头的创作恐怕力不胜任……”我连连摇头，表示不敢应承。

“嘿，事在人为嘛……”袁恢在旁边为我打气。

“对，袁恢讲得对，事在人为。你别把写小说看得那么神秘，也就是一层窗户纸的事儿，放开了胆子就抡吧！怎么抡都行。另外，我们可以派一个编辑来帮助你，你有了困难跟他商量就行，他还可以帮你在文字上推敲斟酌一番。”张总编又耐心劝导。

我犹豫了一下说：

“你们想得都挺周到了，只是我自己确实才力不济，怕让你们失望。”

他们俩一起笑了，轻松地说，“闹半天，你还客气什么！”

“最最关键的，是要把书的名字起好，你瞅瞅，什么《三十五号街的幽灵》、《情盗》、《女杀手之吻》，书摊上一摆，就有人凑过来了，起码也要翻一翻。你的这本书，关键也在一个名字上面了……起了一个好的书名，一本书成功一半了！”

马利说话的声音有点儿嘶哑，一根接一根地香烟，说话时常不屑地撇一撇嘴，把他满口的大板牙呲一呲。一种自命不凡的样子。

不知怎的，我讨厌他。原来，我以为他们会给我派来一个老编辑，对编稿和写作都有丰富的经验，对我一定会有很大帮助。谁想到，派来了这个小子！整个儿一个小文痞。

没有认认真真写过什么东西，也没有读过几本书，最大的本事就是走门路，拉关系，把智慧都用在嘴尖舌巧和吹牛皮上了。

他继续跟我说，“你知道写小说一个最基本的要领是什么吗？”他的大板牙又呲一呲，神秘地眨一眨眼睛。我只好摇头。

“一个字——”他把话音拖长了，还把手一挥：“抡！”他把胳膊抡一个大圈。他得意洋洋地呲牙笑了，又说，“北京土话，又叫——侃！侃大山。或者，再通俗点儿，又叫吹牛皮。”

“你的这本书，就得这么‘抡’，越胡抡一气越好，抡开了，你的小说就

写好了。

譬如，你的影子是怎么没有的？你就不能按照刚才你跟我说的那么写——一天晚上，睡了一个觉，早上起来就发现影子没有了。不能这么写！太简单了，既没有惊险情节，也没有浪漫色彩，书出来了，怎么能叫座？”

他咽了一口唾液，又抽了两口烟，接着说，“怎么写呢？越胡抡一气越好，越瞎侃越好。你就写，你认识了一个美丽的姑娘，你爱她，她爱你，两个人打得火热，可是，你跟她从来没发生过性关系，有一天，你忍不住了，搂住她，向她求爱。她却哭了，她说，你们两人一发生了关系，你的影子就没有了，还将会遭遇到许多苦难。但，情欲之火燃烧着你，你什么也顾不得了，一定要得到她……”说到这里，他淫猥地笑一笑，“这些情节一定要细致地描写，越肉感越好。保证叫座！……后来呢，你得到了她，因此，也失去了她。你成了无影子的人，她的爸爸妈妈就坚决反对你们俩结婚，良好的姻缘被拆散了……多么悲剧呀！”

我听了以后，却啼笑皆非，什么也说不出来，半天，才说出一句：“我——操！这，简直跟《聊斋》里故事一样了！”

他没听出我的话语里的讽刺味儿，反而洋洋自得地说，“我就是会编故事！《聊斋》算什么呀，我要是来了灵感，几卡车的《聊斋》都能编出来。”

跟这个不知道天高地厚的混小子用不着多废话，我直截了当地说，“这样吧，咱们还是先订个写作计划，然后再搞个提纲，再搞个人物简介什么的……”

“用得着这么费劲吗？”他笑嘻嘻地呲一呲牙，又是那么不屑地撇一撇嘴，“你说的，是老一套的写作方法。时代前进了。现代的文学，就要适应现代生活，写作方法也得改一改。不是有了录音机吗？明儿，我去买几十盘空磁带，咱们俩就对着录音机神吹吧！吹完了，我再找几个人，把咱们神吹海聊的那些玩意儿记下来，再找一个文字能力强的人，通篇修改润色一遍，包你三月以内，一部三十万字的长篇小说就出来了！呃，呃。对了，名字叫做《无影人之谜》行不行？好像俗了一点儿，倒是挺醒目，先这么定下来吧。”

我心想，这他妈的哪儿叫写作呀，跟骗人差不多。可是，我又抵挡不住成名成家的诱惑。倒也是，自己不用费多大力气，一部长篇小说就炮制出来了，自己大名印成铅字在一本厚厚的书的封面上，又得名又得利，怎么能够不使自己动心？管他娘的呢！就胡抡一气，胡侃一气吧！反正是小说，只要不发表反革命言论，谁也不会管。想到这里，我笑容可掬地对他说，“行啊，就照你的路子干。咱们明天就开侃吧！”

“明天……”他蹙起了眉头，思索了一下，“我下午来找你。上午，我还要到几家报纸去转一转，那儿有我的哥们儿。哪天，我们出版社出面，请一次客，小说没出来，捧场的文章就能先出来呢……”

马利这小子跟他时间混长了，倒也不觉得很讨厌。他有时说话口气的确是非常狂妄，牛皮烘烘的，可是，跟那些说话没有一点准儿的人还不一样。没几天，报纸刊物果然登了好几篇文章，为我捧场。使得许多人都知道了，我马上就要出版一部长篇小说《无影人之谜》，故事情节又曲折、又神秘、又浪漫，将要成为轰动文坛的佳作，什么什么的。

有些人还给我来信，对我表示钦佩和崇拜，给我寄来了钱向我直接购买小说。还有几个姑娘寄来了照片……

马利三天两头来找我，坐在沙发上高谈阔论。他又对我给纺织公司做

商标的事儿，表示不以为然。我说，我不过是为捞几个钱。他又说，“这年头，没钱没法办事。得捞点儿钱，这没问题。不过，像你这样的名人，何必用这种法子去捞钱呢？太低等啦！”

“那你说用什么法子呢？……才不低等，才高级呢？”

“法子多呢！有名就有利。有的人挣了大钱，发了大财，可不一定有名。可是，有名的人只要想想法子就能发大财……你说，是不是？”

“你说说我怎么办吧？”

“我说，你不必把精力放在办企业，做商标上，要珍惜你自己的荣誉。不能任谁都可以打着你的招牌去招摇撞骗，你的招牌使滥了，也就不值钱了。人家想，无影人闹了半天是这么个货色呀！你把自己的名誉弄臭了，以后不是也没有名也没有利了吗？”

“这倒也是……”我点头说。

“所以，你不能再让别人利用你的名字去做商标了。当然，那个企业集团还可以办下去，但也不必多管。你应该进一步地得到名誉，多参加社会活动……”

“那，不会出事吧？”我有点儿紧张地问他，“我一上街，人们就跟看猴似的围住我，闹得我走路都迈不开步子，哪儿敢参加社会活动？”

“这是因为没有一个得力的助手帮助你安排好一切，像你这样的名人应该有一名秘书……”说着，他呲牙笑了，仔细地看着我，观察我脸上的表情，“我要当你的秘书，保证会把你的这一切，都安排得妥妥贴贴的……”

我这才明白了。我想含糊地支吾过去，他的眼睛却紧盯着我，又追问一句：“怎么样？”

我说，“这当然是我求之不得的事。可是，我有这个心，也没有这个力呀，你的每月工资我就负担不起……”

“我不需要你给我发工资。”他胸有成竹地说，“我只要对出版社说，我还能帮你搞出一本畅销书来，出版社保证同意！他们还要借重你的大名呢，我帮你做点儿事，他们也不会反对的。我拿着他们的薪水，为你干事儿，还不好吗？”

我笑了，用手指点点他的脑袋，“你这小子呀，满脑子鬼主意！”当然，我也明白，这家伙也并不是仅仅要为我服务，他是借用我的名声，也为自己谋私。

七

我有点儿害怕。

几个月后，《无影人之谜》出版了，销路还可以。我家又门庭若市，每天几乎都有许多报社记者，还有一些莫名其妙的崇拜者来找我。他们见了我的面，必定要说，“无影人先生，见到你，我非常荣幸。我一定要把今天的情景讲给我家里人听……”“无影人先生，我要把我们今天见面的情景，详细记录下来……”开头，我听了，还美滋滋的。后来，又觉得索然无味了。以后，又觉得心里空虚，好像做了什么亏心的事儿……

几天以后，袁恢又打了个电话给我，要我到机关去一趟。我推说身体不太舒服，去不了。他有些着急了，说：“告诉你，有件紧急的事要……通知你……”

我急匆匆赶到单位，已经五点半了，杂志社里的人们都下了班，只袁恢一个人在办公室里等着我。他神色沮丧，面孔苍白。

“你先瞧瞧这个吧……大祸临头啦！”他顺手把一份报纸校样扔给我。

我一看，是用小五号铅字打出来的标题：《评 无影人之谜》，里面充满这样的字眼：“小说低级下流”，“宣扬色情文化”，“受资产阶级腐朽文化影响”，我又看了看上面的栏面，知道是准备在中央某大报文艺版上发表的文章，顿时，我浑身上下颤成了一块凉粉，“哥，哥们儿……你看这，这，可怎么办呀……”

“我哪儿知道怎么办呀！”袁恢埋怨地对我说，“你的小说出来，我还没看过呢，唉……写小说就写小说呗，加上这么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干嘛呀？让人家找了碴，是不是？”

“唉，那出版社不是你给我介绍的嘛！全是他们派来的那个编辑替我编的，他说小说里应该加上这些嘎七杂八的玩意儿，这才叫座呢。唉，袁大哥，你先说说怎么办？”

“怎么办？俯首认错呗。这文章是有来头的！人家因为跟我不错，才给我透个风。”袁恢指指桌上的报纸校样说，“我说呀，你也该及早准备，写一篇深刻的检查。”

“那当然得检查了。不过，你得把这份校样借给我，我拿去给那个编辑看看，这漏子是他给捅出来的，他也不能就那么轻轻松松地开溜！”

袁恢看了我一眼，听懂了我话里的意思，他也顺着我的话说，“倒也是，这本书是出版社替你写出来的，他们也脱不了干系，咱们现在就给张总编辑打个电话，把事情告诉他们……”

“好事，大好事！”马利翘着二郎腿，凑在台灯下把这篇校样看完了，忽然拍腿大叫起来，他呲牙笑着把校样递给我，“这是找也找不来的好事呀。一下子您的名声就更大了。告诉您，现在不作兴整人了。报社发个一篇两篇文章骂骂您，也拿您怎样不了。”

再说，我报社里的哥们儿也挺多，要打起笔仗来，个个不弱，谁也治不了谁，结果，他们打了半天笔仗，您倒出了名，《无影人之谜》成了热门书，大家都抢着买，这可不是天大的好事吗？”“就不知道这篇文章是不是有背景……”我半信半疑地说。

“嘿！他们有背景，我就没背景？告诉你，我的路子更野……”他大模大样地挥挥手，又斜躺在沙发上，“跟你说，没事儿？说是没事，保证没事儿！你别挂在心上。不过，我倒有件大事，想跟你商量商量……对了，咱们到美国去玩一趟，怎么样，啊？”

我怔住了，当是他在胡侃，也就没说话。

他却又催问一句：“啊——咱们到美国去玩一趟，你看怎么样？”

我只好含糊地答一句：“能到美国去玩一玩，那当然挺好。”

“那咱们一言为定，说去就去。”他得意洋洋地晃着大腿，这才把事情缘由告诉我，“今天早上，我的一个哥们儿给我来了一个电话，说他正在陪同着一个美国教授，是研究人体特异功能的，听说你没有影子，就对你特别感兴趣，他要专门来拜访你……”

“唉！他到中国来拜访我，又不是我到美国去拜访他，这跟出国有什么关系呀？”我一听就泄气了。

“你先别着急，听我说呀，”马利把烟灰磕在蓝色珐琅的烟灰缸里，“他

们打电话给我，跟我商量，我当时就一口回绝了，我说，无影人先生不愿意随便在家里接待别人，更是最讨厌别人拿他研究。但是，他愿意到国外去游历，向外国人民宣传他与影子分离的经过情形……”

“嘿！你这小子！”我笑着捅他一下。

晚饭的饭桌，全家都很高兴，连爸爸都说：“到外国去走一走，见识见识，当然挺好。不过，出国以后，要注意，你的身份不一样了。要维护祖国的尊严，一举一动都要注意大方得体，要不卑不亢……”

大哥对我说，“你出国去，顺便也多宣传宣传咱们的无影人公司啊，现在我们的基金已经三百多万了，已经和欧洲十多家厂商建立了联系，我们愿意和美国的企业建立联系……”

弟弟也可怜巴巴地凑过来说，“二哥，我现在在学校可注意学习英语了，你出国以后，也帮我打听打听，有没有可以给奖学金的学校……”

这时，小阿姨叫我，说是有我的电话。

“喂——喂——是何弼吧！我是马利呀，告诉你，我今天到你们单位，去跑护照的事儿啦。美国人那方面没问题啦，签证没问题，出钱也没问题。现在就是需要你们单位同意……”

我说，“袁恢上次不是说没问题吗？”

“是呀，袁恢当着咱俩答应的。今天，我去，他又变卦了，说是要经过部里同意，让我再次找部里。他妈的，我马上去找到部里，一个满脸疙瘩的小伙子（说是谁的秘书！）就跟我打官腔，说你这样的无影人，全世界才一个，是国家级保护对象，你要是出了国不回来怎么办？”

“真可恶！我在国家里，他们不想起保护，要出国时，倒想起保护了……”

“什么保护呀，无非就是宰一刀。说着说着，就露出话音儿了，他说，也可以有通融的办法。得让部里派一个人陪同你去，也省得你叛国了……”

“那，美国人那边怎么办呀？又增加一个名额，他们干吗？”

“增加一个名额，还好办。现在，你们杂志社也不干了。袁恢说，何弼是我们单位的人，应该由我们杂志社派人陪同，干嘛由部里派人呀？结果，两边僵住了！”

“嘿！他妈的，不去，就全不去！”我发了狠。

“你也别着急，我再想想办法。”

过了两天，马利来找我了。我一看他洋洋得意的神气，就知道没问题了。“嗨，哥们儿，快点准备行李服装什么的吧，一个月后，咱们就得动身了。”

“都弄妥贴了？”我无动于衷地问他。

“可不是！打着你的招牌，愣派了一个代表团去，可以去三十多人。嗨，这些美国佬呀，真阔气！昨天我去跟他们谈判，本来只想能派一个十个人左右的代表团去，就已经相当满足了。坐到桌前，我才灵机一动，心想何不加一加码？若是他们不同意，再往下减，或许能多增加几个名额，我一开口，就提出三十来人的名额，临时还想了许多由子，没想到，那个美国人爽气地全答应下来了！……”他兴奋地一拍大腿，又坐了起来，“他们说，只要你能给他们提供充分研究的机会，一切费用由他们负担！”

“那么，袁恢的名额没有问题了。”

“没问题！你们单位去五个人也没问题！”他看看我又说，“我们出版社是不是也能有五个名额，你看，张总编辑一个，我一个，还有……”

“这样吧，你给我十个名额由我自己处理。剩下的，全部都可以由你安排……”

“这个，”他犹犹豫豫地说，“按理说，十个名额，可是……”

“怎么着？”

他瞥我一眼，又一拍大腿，大声说，“好——！就那么定！”

我们全家都可以到美国去玩一趟了。还剩下两个名额，给了“无影人”公司，由小强和一名副经理去为公司做业务上的宣传广告。皆大欢喜，全家人这些日子都喜气洋洋地忙着置办行装。我在家里的地位也提高了许多，有时我在饭桌上打个喷嚏，都要引起大家的严重注意。

我的身体倒是一直挺好。只是临上飞机前一星期却出现一场风波。那天中午，我睡了一个午觉，被小阿姨叫起来，准备吃晚饭。我从床上爬起来，就觉得浑身有一种说不出的不得劲儿，走起路来，身子拖拉着，似乎半瘫痪了一样。吃晚饭时，我恹恹地扒拉着饭，没吃完半碗饭，就把碗放下了，妈妈和爸爸关切地问我，身体是不是不舒服，我只是摇头，就起身想坐到沙发那儿去看电视。

我站了起来，正好弟弟去盛饭，他忽然惊叫起来：“哎——哟！二哥……”

他用筷子指着，语不成句地说，“二哥，二哥……影子！……”

这时，大哥在我的身后，也发现了，他嚷道，“哎呀，糟了，大弟的影子，他又有了影子……”

我们全家人都往我身后看，我也急转头看身后，果然！灯光下，一条朦朦胧胧，模模糊糊的影子显现出来……

“这是怎么回事儿！”我只说了一声，跌坐在沙发上。

屋里寂静无声，大家都呆怔怔坐在桌前，脸上出现了沮丧的神情。怔了半天，妈妈嘟囔着：“这可怎么办，这可怎么办！马上就要走了，又有了影子……这下子，咱们都去不了吧？”

弟弟说，“哼，我说呀，照样去！护照和签证都办好了，飞机票也买好了，就去呗！”

有什么可怕的……”

“你懂什么！”爸爸瞪了弟弟一眼，“人家美国人愿意花钱请那么多人去，是为了你二哥——无影人，现在，你二哥又有了影子，假若他们报纸说咱们是骗他们呢，咱们也说不清楚！那，就是国际影响问题呀！这个事儿，可得慎重……”

“唉，不去就不去吧！”大哥垂头丧气地说，“可是，我们的‘无影人’公司会不会也垮台呀？那，可就惨了！”

爸爸又回过头问我，“嗨，你知道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儿，一会儿有影子，一会又没有影子，折腾得大家不得安宁！”

我一梗脖子，翻个白眼：“我问谁呀！”

爸爸着急地说，“不管怎么说，这是件大事儿。你得去跟组织上汇报一下，像这类大事，得依靠组织处理，惹出了国际影响那可就糟了……”

这时，我忽然想起了袁恢，他深知我为何没有影子的秘密，这次出国的名单也有他，他当然会很关心此事，跟他商量或许会想出个办法来。于是，我摇摇晃晃站起来说：“好吧，我到杂志社的领导那儿去一趟，去请示请示。”

到袁恢家，他也正在整理行装，几个皮箱子折腾来折腾去，正找一件

什么衣服。看到我，他很热情地打着招呼：“嘿，你怎么来了，你的东西都准备好了吗？”

我对他说：“我的东西不用准备了，你的东西也不用准备了，咱们谁也出不去了！”

他大吃一惊，问我：“什么意思，怎么了？”

我也不说话，好像要跳芭蕾舞似的，优雅地走到灯前，他自然能看到了我身后那个模糊的黑影子。他绷着脸，半天说不出话来。

脱掉了上衣，露出光光的脊背，我听袁恢在身后长长呼出一口气，轻松地说：“穿上衣服吧，没事儿！”

我好奇地问：“是怎么回事？”

“你的身上起了皮疹，一得皮疹，影子就出来。过两天，皮疹好了，影子又会没有了。”

“不会耽误出国吧？”

“不会的。”他自信地说。

本来是让人高兴的事儿，回家的路上我却无精打采。

回到家里，全家人都围拢过来，想知道这次美国之行会不会取消。我又出现了一种恶作剧的心理，只是冷淡地告诉他们，领导指示说，等两天再看看，飞机票先不退，护照和签证也先保留着，这样更主动些。说完了，我就回屋睡觉去了。

那些日子，全家人每天早晨都要来看看我，“大弟，你的身体没有什么不舒服吧？”眼睛都溜着我的身后。

我却打着哈欠。

我忽然又有了影子，又成了热门新闻，家里电话不断，敲门不断，我甚至考虑着躲到外面去住几天。晚上，马利气急败坏地跑来，一见我的面，就拽住我的袖子：“这是真的吗？……真的……操，完了，全砸锅！”

我却挺高兴，一句一句地跟他逗哏。刹那间，我忽然觉得又重新得到了自我，自己已经不再是个木偶，尽着牵线人任意耍把。我也要耍把他们一回。我当然不能把得皮疹的事儿告诉他们，这是我和袁恢的共同秘密，我只是含含糊糊地瞎编一些话把他们支吾过去。

在那两天内，他们一大伙人，天天都聚集在我家里商量，商量如果过几天我还是有影子，他们将怎么办？将怎样与美国人交涉？对新闻报刊如何交待？等等。

我呢，稳稳地睡着觉，看武侠小说，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轻松过。

临走的三天前，我的皮疹好了，影子也消失了。

那些人都欣喜若狂，他们跑来跟我握手：

“祝贺你！”

“祝贺我什么？”

“祝贺你又成了‘无影人’。”

“成了‘无影人’为什么值得祝贺？”

“伟大呀！世界第一个……”

我甚至觉得这是一种讥讽。虽然，他们的语调都是真诚的，看不到一点讥讽的意思。

那么，到底是谁在讥讽谁呢？

三天里，我从来没有得到过那么多的关怀，好像我真成了国家级保护

对象似的。许多人一趟又一趟跑来询问我的身体状况，家里人拿出最好的食品做出来给我吃，还小心翼翼地不断问我身体有何不适？所有的人，都注意地望着我的身后。

临上飞机的那天，出版社派了两辆车来接我们。我虽然年轻力壮，精神饱满，却要由马利和另外一个年轻人搀扶着我下楼，我觉得太滑稽了，想把他们甩开，他们却无论如何不肯。走到小汽车前，张总编辑又笑容可掬地为我拉开车门。坐在小汽车上，我的心又怦怦跳开了。我忽然想起，一会儿，可千万千万别在上飞机前又突然得了皮疹……

在机场的休息室里，许多记者都跑来采访，还有一些颇有身份的各界人士也前来送行，我和他们应酬着，心中却惦记着这件事，说话也有些前言不搭后语了。脑门渗出了一些零星的汗珠，我的后背也有些痒痒了。我的心情也更恐惧，竟当着许多人的面搔起了后背。

像受了一场酷刑一样，我又挨过了这一段时间。我们上了飞机，感到了微微的颠簸，飞机起飞了。航空小姐给我们送来了饮料，我轻松地啜了两口，却又觉得后背痒起来，搔了搔，我连忙又向我背后看了看，可这时，机舱里阳光灿烂，似乎每个人都没有影子。

那么，我会不会又长了皮疹了呢？

我又不安起来。

